

米索三十五歲的時候，並不認為自己會老。

她二十五那年，曾經在夜裡忽聞見了香氣。毫無緣由地，從空間的裂縫裡暴躁地湧現了，那種幾要她嗆咳的，擠迫的香氣。

但她想不起香氣的來處，雖則她並不認為自己會老。

那時，那個二十一歲的女孩是這樣想的：「我是不是會一輩子住在這天橋上了？」

底下的路在塞車，連天橋上都塞人，女孩發覺自己困在橋上的人潮裡，移動的速度慢到令她失去耐心。開什麼玩笑下午場電影快開始了哪。她想。

女孩的心裡充滿了荒謬的無力感。對於兩側被小販據滿，以致於僅留下狹窄的空間供行人行走的天橋，女孩覺得荒謬。雖然她無法準確地說出：壅塞的天橋之荒謬在於，它在設計上意圖架起高度，為行人提供從另一個平面穿越馬路的可能，然則過多行人與攤販的湧入，使高處的天橋無異低處的地面。

高度被背叛了，高度被俚俗化。因此在這片過藍的晴朗天空下顯得無稽，像一則荒謬的夜譚。

那女孩在某個攤販前被忽然停下來揀選髮夾的高中女生擋住了。她不耐煩地側身擠過，撞到其中一個女孩的書包。她沒說對不起，一面匆忙從更多人身邊擠過，一面低頭檢視大腿被那個沉重書包撞到的地方。

抬起頭時她忽就，忽就意識到米索的存在。

當米索年輕的時候，她輕盈優雅。當她老的時候，她輕盈優雅。她並不認為在她二十五歲與三十五之間有什麼差別。但她確是老了。同所有人一樣。

k 打電話來。今天好嗎？他問。那時米索正與一個碩士班學生討論期末報告。米索說，我正在忙呢。等會打你手機。

k 沉默了一會。從電話那頭的雜音分辨得出，他在車裡。「等會我就關機了。」

是嗎？米索說。那麼晚上再聊吧。米索與 k 都清楚，k 正在赴約會的路上。即將為防堵約會時被打擾，而關閉手機的電源。

他們關係是開放的。隨慾望流動淹漫身分的疆界。平板沒有差異的關係。令她想起一條擁擠的天橋，雖則她並不了解為什麼。

米索三十五歲時是知名的鱗翅目類昆蟲專家。關於她在二十五歲時，曾和某個人以不可知的形式看見彼此的生命，她以後不會再想起。

而我們知道那個天橋上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小襄，看了一場生澀味的電，稍微吃多了爆米花，以致口腔裡有一種鹽分過多的乾燥感。她與朋友在公車站牌分手，說再見。

小襄想，那什麼爛片嘛！她因為在天橋上堵了一段路，而錯失了開頭。到電影院時已經買好票的朋友正急得跳腳，不知該繼續等她還是先進電影院去。結尾她也同樣錯失了，因為睡著。

二十一歲的女孩小襄，搭上了公車。公車司機忙著講大哥大，沒等她站穩便急不及待地踩油門。她在一下踉蹌後穩住了，所有公車族都必修的招式。

女孩小襄回了家。吃飯，看電視，就像每一個周末的晚上。卻在夜裡小襄看見，看一隻蛾。

它在爬。它在晃動它的觸鬚。它在摩擦它的翅膀。它撒了些鱗粉。它踏著自己的鱗粉。

它沒人黑暗。它又爬出黑暗。它在發出求偶的氣味。它在召喚交配的異性。

她看見了蛾的暗夜舞蹈。那個躲在黑暗裡的窸窣出聲的小鬼。看見個她素未謀面的，但從那天下午起將不斷感知米索。對她而言米索是突然出現的外來者，卻又在她內裡如此之深。她生出了米索。她是妊娠懷育誕出米索的人。因她看米索，米索便存在了。

二十五歲的知名昆蟲學家米索，自小害怕蛾。

k 在那天夜裡很晚時去找她。他索討一點東西吃但最後兩人卻在廚房開始愛撫親吻。流理台的水唼唼地流。沙發的粗糙布紋摩擦米索的背。

然而米索。米索與 k 的關係是她繭居的一部分。開放的關係卻封閉如成蛻化前的繭。那不是愛情。

早上起床時她的牙齦流著血。但她優雅低抵嘴微笑。和著血味的唾液流進她的喉嚨深處。她在吞嚥自己的血。某種資源回收喲，她戲謔地對自己這樣想。從胃裡盪起空空的笑聲。一種循環的流失。

她的血進入胃囊，與食物殘渣一起和胃液混合攪散。什麼東在她胃裡騷動著。某種細碎的割裂。

那時她二十五歲，當她忽然意識到，她在胃裡餵養了一隻蛾。從那時起她便不再流失東西了。一切自體循環成一個完美的、封閉的、魔咒解除後的宇宙。

## 2

時間像廢紙一樣被揉皺，發出薄脆的聲音。

二十一歲的女孩小襄，曾經以為她的房間呈線性前進。

當她幼時，住在木造的平房裡。房子有個院落，種了幾株大樹，還有些杜鵑之屬的灌木矮樹。不過那都是當她的祖父身體還硬朗時的事了。等到祖父過世，那些灌木無所忌憚張牙舞爪，數月間變改變了院落的形狀。

那便是時間的線性力量。雖則小襄從來沒用過這樣的辭彙。但當祖父死後半年，她看著幾乎被灌木雜草掩蓋的院子，倏忽驚嘆時間逝去之迅速，其實也就是在感嘆時間的線性前進。

在那木造屋子裡張狂的不只是植物。夏天下雨前，白蟻飛了爬了滿屋子。她

拿盆子裝了水，那些白蟻便為水面反照的光線而壯烈地投水。她看它們落進水裡後再也爬不出，因為過度掙扎致使翅膀脫落，蓋在水面上像一層白膜。掉了翅膀裸露軀體的白蟻們以細小的蟲肢撥水，或彼此著對方的身體，尋求逃離水面抓力的方法。一場雨停後白蟻們便全成了浮屍。一場過度輕易的殺戮。

或是夏天的夜晚房間裡出現的天牛。聽說被天牛咬了手指極痛，她因此越發覺刺激地百般挑逗那些灰醜的昆蟲，卻從沒被咬過。

或是偶爾在窗台上出現紅底黑點的瓢蟲，慢吞吞在暗色木櫺上爬行。

那些蟲子。永遠不會完。

瓦片與木梁構成的老房子有那麼多縫隙，讓蟲子在其間生存，讓外面的蟲爬進來，裡面的蟲飛出去。這種老房子和周遭的自然連成一氣，昆蟲的進出從來不受牆壁的阻擋，更不會引起住戶的大驚小怪。整個房子是自然生態圈的一部分，人不過是寄居其間多種生物之一而已。

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撞見什麼蟲子。早晨在洗臉台邊看見一排螞蟻繞著昨夜遺留的餅乾屑打轉，在廚房炒菜時看見水管邊兩條蜈蚣耽溺在牆壁縫隙的溼氣裡。種種出乎意料的生物相逢。

可是房子老舊了。白蟻越來越多。祖父母死後三年她同父母搬出木造房子，搬進鋼筋水泥的公寓。

住在公寓的人，把房子像衣服一樣穿在身上，緊閉門窗恐懼洩漏了春光。每一扇門背後都潛藏閉鎖的需要與害怕裸露的本能。住在公寓裡的人，用殺蟲劑把任何一隻闖入房裡的昆蟲弄死，以維護領土的絕對清潔。漸漸她便習慣了住在公寓裡。

像在木房子時，放一盆水等白蟻自行掉入的殺蟲她已不再使用。沒有那樣悠閒的餘裕了。公寓裡用更有效率的方殲滅蚊蟲。電蚊燈劈啪一聲便結果一隻蚊子。

而她終於習慣了這樣的效率。

每天早上出門前，遇見樓下的阿婆剛從公園運動回來。

「早！」她說。她有那種很討老人家喜歡的笑容。

「早啊！」阿婆說。「去上學啊？」

對話到此便被迫終止。因為她總是趕著去學校。

多久沒有花時間去觀看另一個生物的世界了呢？直到那天下午在天橋上。日她在早上醒來，感覺到米索在吃早餐麥片。

還是用低脂牛奶泡的呢。她笑起來。

她就是這樣片段片段地感覺到米索。通常都是些瑣碎到不能再瑣碎的事。素昧平生的兩個人，在城市的角落起著神祕的對位關係。

遂有一種，瑣屑的幸福。

並且因為莫名地接收了米索在昆蟲上下的工夫，遂考慮下一個學期修基礎昆蟲學抵通識學科。想必可以輕易過關吧。小囊笑著對自己說。

米索二十五歲，談著一場無望的戀愛。

所謂無望。並不是對方不愛她，或是方是有婦之夫之類。他們的關係很單純，男人確實在歲數上大她一些，可是也剽令人側目的差距。未婚。工作穩定，事業有成。米索和他在一起，怎麼看都是一對相愛的穩定情侶。

但是那是一場無望的戀愛。從一開始就是。

二十五歲那年，米索最後一次留過肩的長髮。鉅的戀人喜歡用手指梳理她的長髮。每次性愛後必定的動作。那時的米索之所以沒有想過要將頭髮剪短，一定是因為太習慣那動作的緣故吧。好像如果沒有一頭長髮讓人梳理，一場性愛便無法結束一樣。

然而結束是必要的。因此她從未動過短髮。雖然當時流行著薄的短髮式，她的同學們相約上城東一家收費偏高的髮廊。設計師長得很帥呢，她們這樣說，玩笑的表情讓米索以為設計師的手指與頭皮的接觸也是某種交媾。

因此這一天當她的愛人又在性愛後用手指梳她頭髮。她忍不住想起這場流竄於同學間對同一名設計師的迷戀，因而笑出聲。她的愛人轉頭問她：「肚子餓了嗎？」

「好餓。」米索說。

「去吃義大利麵吧？」

位在小巷內的這家義大利餐，番茄蛤蜊麵的口味其實還好，可是因為盤碟精緻，便顯得好吃。她好喜歡浸在番茄醬汁裡的義大利細麵條。如果可以單吃番茄醬麵就好了，可以餐裡的菜色總是非帶上一種肉類不可，不是番茄肉醬麵，就是番茄蛤蜊麵。

米索沒有注意到，她的愛人完全沒有問起她發笑的原因。這時的她還完全沒注意到他對她表情的視而不見。當她吮乾最後一枚蛤蜊上的番茄醬汁，他說起最近的一張設計圖。一幢老房子要拆除改建成大樓。恐怕是鬧區裡最後一塊還未改建成大樓的地了。他說。當初他們事務所費了好一番工夫才拿到合約。

「就在附近。要不要去看看？」

好阿。米索說。

然而在那裡米索卻發現，他所說的那塊地，地上的建物還沒拆除。一幢舊式木構建築，還安穩在高牆裡，在庭院樹的半遮半掩裡，像一個還沒受到驚擾的夢境。

「房子還沒拆。不過下禮拜就會動工了。」

「現在有人住嗎？」

「現在？沒了。」他笑回答。「裡面的人早搬走了，都搬到新式樓房去了。這屋子空了好些年，我進去看環境的時候，都被白蟻蛀得差不多了。」

「真可惜。」

「對啊。那簡直是一種房子的犯罪。讓一幢屋子就這樣被蟲子蛀空。也浪費，瞧這麼精華的地段就這樣閒置著。聽說是一直有改建的意思，可是家族之間對於怎麼處理賣地所得的錢，還是只蓋房子不賣地一直爭執不休，拖到房子都壞了。總算現在要蓋大樓。」

她聽得出他話裡志得意滿的口氣，好像他是這塊地這間房子的救主。

現在地面上所看的一切都要打掉。打掉圍牆，打掉屋瓦，打掉梁柱。打掉打掉打掉。

是在這時發生的。她看見他看著那老房子的眼神。眼透穿現在地面上的建物，朝向某個還不存的未來。

究竟是她過晚意識到他的這部分品行，還是他已成為一種新的物種？倘若米索認真追溯那麼一切都會回到言一天。他對未來的執迷從言天開始明顯化，那麼明顯她知道現在對他毫無意義。那地上的磚瓦房子不存在。他看著那片地看到一幢充滿設計性的玻璃帷幕大樓。

他看到他的藍圖的實現。他甚至沒看到站在他身旁、看著那幢老房子的她。從那時起他們的時間就繞著不同的軸線行進了。

一隻飛行的物種在陽光裡目盲地撞上了她，爬在她的外套上。是一隻灰蛾。她尖叫。他替她驅趕。

「一隻蝴蝶妳也怕成這樣。」他以一種縱容的表情嘲弄她。

「那是蛾。」米索低聲申辯。

關於他們之間年歲的差距，初始米索並不在意，卻漸漸發現她的生活確實受到了那個差距的指使。那確實是無望的戀愛。

比如說，常來往的朋友中有一個在大學教書的女子總是穿著華麗的名牌外套。理著刺蝟般平頭的設計師。或是說話時帶有一種驕傲神色，擁有漂亮鼻型的小說家。這些都不是米索以一個二十五歲研究生的身分會接觸到的人。米索因為男人的關係與他們往來，使她的生活圈子與一般二十五歲研究所學生迥異。

米索知道如何表現一種優雅冷靜的氣質，避免時下年輕人流行的話題，雖然沒有餘錢穿戴名牌，卻知道如何簡單搭配表現不輸名牌的品味，使她在三十七歲戀人的朋友們當中不顯得太過稚嫩。然而米索畢竟是二十五歲，於是他們盛讚米索的年輕美麗，卻不把米索當成認真對話的對象。

而他呢。從她還未意識到的時候開始，他便永遠看向事物的未來狀態。一幢未蓋好的房子，一個正在老去的人，一對正在疏遠中的情侶，一家走向虧損的公司。

「小瑞和林育修要分手了。」

米索轉過臉去看見他手握有方向盤，面向前方的臉直直凝視著未來。

「有別的男人追她。林育修又不肯離婚。」他說。

「小瑞想要林育修離婚嗎？」

「小瑞想要林育修離婚嗎？」

「不知道。也沒有差別。所有的關係在小瑞身上都維持不久，除了她那幾件亞曼尼套裝。」

當米索剛開始愛他的時候，他的悲觀是他吸引她的重要原因。但究竟是她到現在才注意到，還是他真的改變了？他的悲觀混同了對未來的偏執，而加深了犬

儒的傾向。存在指向衰敗，時間指向消滅。他看不見現在。面對現在他是一隻盲目的蛾。

後來她是以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來看待他所有預言的失敗的。小瑞和林育修的關係，在他的預言後又持續了七年，當米索和他早已分手，小瑞和林育修還每個星期六下午一起在一家刻意仿英式的咖啡店喝下午茶。

這一切是不是該怪他呢。他看不見現在，看不見現在在他身邊的米索。

有時她在夜裡醒來，在他身邊枯坐。看他臉上開始出現年歲的痕跡，每一條紋理都指向未來，指向更深的衰敗。

於是搖醒他。用若無其事的聲調說：「醒醒吧。你在作夢。」

然後她看見他睜開眼。他面向她但是他的視線落空。彷彿她是透明的。

所謂無望的戀愛呢。

小襄爲了準備期中考，不敢看電視，拜託家裡有錄放影機的同學把她愛看的日劇都錄下來。現在期中考結束了。同學家積了好幾集日劇，打電話來催促她去看。隨時都可以看的時候反而沒那麼想看了。

「到底什麼時候要過來看啦？」同學美雪不耐煩地打電話來催促。：「再不看要把帶子拿去錄新片了。」

「好啦好啦。」小襄懶洋洋地說。：「今天下課過去看，可以吧？」心裡其實有點厭憎美雪拿新片威脅她。不過一兩個禮拜前播的連續劇，已經被歸爲「舊片」了。

可是錄影帶的設計就是這樣，使用者可以不斷推去舊的記憶，代之以新的影像。尤其像美雪這樣小氣的人，非要重複使用一捲帶子，直到發揮最大效用不可。

她幼時住過的那幢木造宅院要拆了。聽說設計圖都畫好了呢。爸爸和兩位叔伯講定，到時蓋成大樓，一人分幾個樓層。新的大樓，就要取代她幼時住過的日式木造平房，像抹去一捲錄影帶上的舊影像。

真的要拆了呢。

她從很小的時候起，便聽大人說，將來起建大樓，便可有新式的廚房、有電梯、有陽台。一個許諾說了那麼多年，終於要實現的時候，幾乎令人感到不可相信。諾言因爲延遲，遂顯得像一則謊言。

將來起建大樓……。那些大人們是這樣說的。現在，那個將來終於來到。

小襄打電話給她的堂姊。「老房子要拆了呢。」她們之間是這樣稱呼那個老家的。

堂姊說。：「我早知道了。聽說找了很有名的建築師事務所設計。」旋即將話題轉到她家的三隻貓如何一隻得了厭食症，兩隻爭食到體重超重小腹下垂。每次打電話給堂姊都是這樣。小襄想。放下話筒時左耳已被堂姊的大嗓門震得發麻。

二十五歲時的米索也許不自覺，但是他的視線從她所在的現在缺席，已經開始令她厭惡自己。

她厭惡在他朋友當中的自己。她厭惡。她甚至厭惡自己與他性愛時的體味。夜裡她又坐在床頭。看他睡得熟透。

請你看見我。她用她心底所能聚攏最強的聲音說。

請你看見我。請你。

但是她的聲音畢竟太微弱。他沒有醒來。忽然舉起手抓抓額頭，又用慢動作放下手去。沒醒。

米索，米索知道自己正在嫉妒。七大罪中她最厭憎的一項。饕餮、懶惰、憤怒、貪婪、好慾，甚至驕傲，都是單純到近乎無機的墮落。唯有嫉妒。嫉妒是不斷意識到自己與想要的東西之間的距離，明知徒勞無功卻還想伸出手摟住它。嫉妒是最疏離的罪，也是最自不量力地想橫渡距離的罪。嫉妒是最清醒，可是也最殘酷的凌遲。而米索嫉妒。

她嫉妒他。嫉妒這個出界。嫉妒他與世界背著她有染。

關於那個，忽然與米索的生命出現神祕關聯的女孩小襄。

也許。也許她生出了小襄。像是為自己創造一個再生的可能。創造一個被看見的可能。因他已不能看見她。

於是米索開始感覺那個不認識的女孩。感覺她在課堂上毫無道理的瞌睡感。知道她是個學生。感覺身體被水波浮起，知道她和朋友去游泳。感覺周遭暖烘烘的喧鬧，知道她總是和朋友在一起。米索忍不住心底湧起縱容的微笑。

這一切都令米索感到自己確實，存在。

看見木造老房子後的第二天下午，米索第一次感知小襄。覺得是在一個人潮擁擠的地方。那時米索在圖書館裡，忽然聽見鬧區人群的嘈雜聲響，夾帶遙遠的喇叭聲，還有些難以辨聽的吆喝，像是小販的叫賣。

雖然圖書館有過鬧鬼的傳聞，但是米索並不害怕。她不知道她怎能那樣肯定，但是那異常的經驗並不使她恐懼。相反地她覺得像是在一個假日下午，走在陽光喧鬧的市區裡一樣，有一種細瑣的幸福。

雖然是坐在椅子上，她的大腿卻有忽然被撞擊了一下的感覺。

然後她便感覺到了

看見一個正行走在城市西區路上，素未謀面的年輕生命。看見她的所有事，與她正凝望著自己的事實。

獲得新感知的同時米索正在失去。米索和愛人的關係已經無望。她腳下踏著的土壤逐漸流走。一個關係的消逝。

從一開始就是無望的戀愛啊。

那個清晨，在他趕搭早晨班機遠行前，米索與他有了最後一次的性愛。整場廝磨裡米索只不耐煩地聞見自己的體味。

他要去義大利參加一次國際會議，出門前向米索要求一個吻。

「不。」米索固執地說。「留下一件沒完成的事你才會回來。」雖然她知道

無論如何他永遠不會回來。時間流走,他們回不到原來的平衡。從此一個望向未來,一個索求現刻的注視。

感覺到來自胃部的抽搐。

一隻匆忙的蛾在她的胃裡。在胃壁之間拍著翅膀來回飛行碰撞。蛾的翅膀不斷撒下細白粉屑,終至整雙翅膀破成碎末。然後是蛾用以交媾的身體。然後是它的肥短可鄙的觸鬚。然後是蛾的眼。蛾因為長期居住在黑暗裡以致什麼也看不見的眼。

然而破碎的蛾的粒子還不斷振動著發出蛾拍翅膀的聲音。一種細瑣非常卻無可迴避的聲音。

關於蛾的祕密只有米索知道。米索知道那是「現在」的聲音。然則現在不斷死滅變成過去,被未來推擠成堆。初始還如帶著餘溫的灰屑覆在她身上,漸漸變冷。她陷在不斷堆累的灰屑裡,像一個繭。

把他留在她住處的最後一雙襪子丟進垃圾桶後,米索開始打掃房子。

把四面窗戶都打開。空氣對流帶來出乎意料的涼快。一隻蟲子飛了進來,啪啪在天花板下迴旋。她也不以為意。這時她門窗開敞的房子是一個開放的生態系統。蟲子白來自去。她將洗潔精溶解在水裡,使勁地擦拭地板。她努力記起最近當紅的偶像明星新歌,和他在一起的時候她從來不注意同學們互相推薦的流行歌曲。她想打掃房間時不是適合哼歌嗎?才唱一句,就啞了。

於是空間裡只有雙手擰擠抹布,與抹布纖維摩擦地板的細碎聲響。

當一切都清理乾淨她想,她要說一個長長的澡。要放一整缸的熱水。這房子已打掃乾淨,他的味道一點都不留。最後該清洗的是她自己。她低頭聞聞自己身上的氣味。那味道令她作嘔。清晨最後一場性愛時的體味遺留在她身上。那種自從不再感覺他的注視,便令她嫌惡不已的昧道。

她走進浴室,將水龍頭扭到最大流量,開始脫去衣物。當她將最後一件衣服擲進洗衣籃時,電話忽然響起。

米索猶豫了一下。終於決定去接那個電話。房子裡已沒有人,她不須擔心任何人的眼光,便這樣裸著身跑出浴室。從敞開的窗戶吹進的涼風,使她皮膚緊縮了起來。她跑過房間接了電話。

「喂?」米索說。

喂?米索確實這樣說了。如同所有人接起電話後發的第一個聲音。那是一個問號。一個試探。要知道電話線另一頭有沒有人?是什麼人?

而電話那頭確實是有人的。

她就要聽見那個聲音了。那個唯一看見她感知她的人的聲音。

彷彿她們懷胎十月生下了彼此,在人群中為彼此製造定位的浮標。以某種神祕的對位、某種失落的因果律碰觸對方的生命。她們各自是對方藉以逆反世界的魔咒。

世界因她們對彼此的凝視,而化成一幢群蟲飛舞的宅院,一只被打開的繭。



這天小襄和朋友逛街。買了香水。這是她買的第一瓶香水呢。也許因為她感覺到米索對自己氣味的厭惡吧,一早便有買瓶香水的慾望。

付錢時她想。她在做什麼呢?那個不認識的女人。聞見一種泡沫般清潔劑的味道。

回家前她繞道去看她幼時住過的老房子。

在鬧區的中央,那木造房子脫落在周遭的繁忙之外。房子要拆了。但拆除前的此刻,半傾圮的房子真是美麗。圍牆上已豎起了X X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大樓即將在此興建的木頭看板。但那荒廢的房子在現刻散發著如此寧定的光澤,以致於看板上的未來式語法顯得不真切。謊言一般的許諾。

她走到房子門口。應該向父親拿鑰匙來的。她看著大門上生滿鏽斑卻仍沉甸甸的鎖。分明是自己出生長大的房子,現在卻只能像個小偷般地踮腳窺探。

老房子有一種與水泥公寓大樓不同的氣味。溼木頭、青草,在房子結構縫隙裡藏身繁衍的諸多自然物種的氣味。

她想起幼時常與堂姊在庭院裡玩耍。草叢間能找到各種各樣的蟲子。尤其那些一綠色的蚱蜢類的昆蟲,多到隨手撥開草葉便能抓幾隻來玩。

有一次她與堂姊在院裡捉蚱蜢。房子裡響起伯母叫吃午飯的聲音。堂姊起身拍拍屁股:「走吧。」她跟著站起來,手上還抓著一隻蚱蜢:「這隻怎麼辦?」

堂姊聳聳肩,轉身走了。留下她一個人在原地抓著一隻蚱蜢。她忽然慌了。用兩隻手捏住蚱蜢的頭尾,雙手一分將蚱蜢撕成兩截。蚱蜢的身體斷裂湧出黑色的漿液。她丟下那還掙動著蟲腳的屍體,趕上去和堂姊並肩走進屋裡。

為什麼有那樣突如其來的殘忍她至今不明白。或者那是她活潑個性下慣來潛藏的凶殘也說不定。那蟲子常出現在她腦中,身體斷裂,湧出黑色的體液。

而這房子終究要拆了。門窗閉鎖的現代大樓將取代向日光與蟲蟻敞開的院落。小襄轉身面向大馬路,一面走一面輕快地甩著手中的百貨公司紙袋。想起袋裡有她生平買的第一瓶香水,才趕快停下動作,以免不慎弄破了瓶子。

竟然就看見了她的電話號碼。

小襄拿起手機,一面走,一面撥了電話。響第七聲的時候,女人接了電話。

「喂?」

一個溫潤又冷涼的聲音,和她想的一樣。一模一樣。

一輛車迎面衝來。在她能避開以前,她卡在喉嚨的那聲「喂」,便永遠地散逸進空氣裡。連同瓶身破碎後的香水。

### 3

當米索三十五歲。她已經完全地織就了她的繭。從此不會再有任何事件改變世界朝向未來的行進法則。

魔咒解除,世界封閉。所有的塵埃都落入該有的位子。

而米索以一個留美歸來的昆蟲學家的身分,博記諸物種。尤其專攻鱗翅目,

包括蛾類。

有一回，海關查禁了走私標本，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品目少見，邀請米索去做鑑定。

米索走進辦公室，看見一落落釘著蛾屍的標本盒，放滿了整個房間。

她深吸一口氣，指著桌上離她最近的一個標本盒，說：「避債蛾」聲音在空氣裡打了一個旋。旁邊的記錄人員忙在紙上刷刷寫字。

指認一隻蛾，降伏一個鬼。

紅裙小天蛾，體軀寬闊，以吻管向花朵採蜜。北美長尾水青蛾，圓肥的軀體覆滿毛皮狀的組織，後翅尾端有如植物嫩芽般起著淡黃色的翻捲。

叫出它的名字她便能宰制它。名字是力量。名字是咒語。知識是她的巫術。在一個已無魔法可言的世界裡。

米索三十五歲的時候，留著優雅俐落的短髮。和一個男人 K，維持著近似情人的關係。

K 是一個好情人。他們的關係從來不固定。但是在一起的時候，彼此都是對方的好情人。

有時 K 會留下來過夜，但通常兩個人不同睡一張床。他們對彼此的關係開放，同時又封閉如繭，各自謹守在自己分寸內的位置。如同這天在性愛後 K 忽然詢問：「妳不問我下午去了哪裡？」

「我們不是從來不問這種事的嗎？」米索說。於是 K 明白自己問了逾越的問題，安靜地笑了並且到隔壁的空房間去睡。

米索三十五歲的時候，從來不認為自己會再想起那個女孩。但這夜裡她忽然聽見風齡細碎響起。以其極微弱清脆卻所以鋒利的聲音，鑽開時間的縫隙。時間裡有什麼被割裂了。不斷裂開不斷裂開不斷不斷不斷裂開。

關於那個，曾經因為不可知的理由，和她的生命產生連結的女孩，那時在時間的破口裡閃現了一秒。

蛾在胃的角落裡窸窣出聲。

忽然米索覺得自己又聞見了，那時從時空裂縫不斷滲出將她淹沒的香氣。

多年以前，接到一通中斷的電話後不久，她最後一次有超乎常理的感應。那以後她的生命恢復平常，不再與人相擾相涉。

那最後的感應是一服氣味。一種柑橘味。一種熟透將爛的蘋果味。一種被陽光曝乾後的薰衣草味

初始她還努力辨識那香味的基調，但很快便無法判斷。

那香氣不停掩來不停自我混濁。像是某種容器暴躁地破開之後，長久禁錮其間的香味便像野馬一樣說一樣脫韁，以強欲傷人的姿態，暴躁兇猛向她襲來。

那是米索最後一次感應到某種逆反世界法則的魔咒。

但米索不敢向自己承認的是，在魔咒解除以前，她分明聞見了混合在香氣中的一般血腥味。那腥味微細甜膩。竟然是，那樣幸福。

《末日早晨》，大田出版社

導讀：

張惠菁，一九七一年生，台灣宜蘭人，台大歷史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碩士畢業，博士班肄業，一九九七年開始嘗試寫作，著有《流浪在海綿城市》、《惡寒》、《末日早晨》、《閉上眼睛數到十》、《告別》等小說散文作品。

張惠菁的短篇小說已經建立自己的風格，那種風格正如評論家王德威教授所說：「寫跨越、寫消失、寫心靈感應等抽象題材，閒閒數筆，幾乎像是玄想經驗的割記，……張惠菁拼貼生活即景，顛倒人物、情節理所當然的關係，字裡行間充滿後現代書寫的特徵。」生命的浮光掠影與文字符號的交錯戲弄，同時把一些失神的生命片段落實到現實生活的氛圍，既後現代又不脫寫實，正是張惠菁小說讓人一眼識出的原因。

〈蛾〉敘寫兩個毫不相關的女子之間纏綿的感應，以蛾的一生對照人的一生，卅五歲的米索是研究昆蟲的女學者，小襄是廿一歲的青春女孩，米索廿五歲的某一天這兩個不相干的人在天橋相遇，從此感應到彼此的存在。胃裡豢養著一隻蛾的米索，和位在滿屋子飛舞白蟻木造房子的小襄，彷彿她們懷胎十月生下了彼此，在人群中為彼此製造定位的浮標，而這種感應也在一通線路交接的電話之後結束。本文耐人尋味的，表面上是一種日常生活的荒謬誇張、魔幻的靈異氛圍，但實際上是單身女性對愛情及生活的欲望，以及都會空間的淒迷，在張惠菁的筆下，我們彷彿看見一位單身女性在人群中尋找自我的淒惶身影。

## 問題與討論

一 試探討「蛾」在本篇的象徵意義。